

◎盛世华光

举世瞩目的雄安新区成立五周年之际，本版推出作家纪红建的报告文学《平凡与奇迹》，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

平凡与奇迹

纪红建



惊蛰时节，华北大地万物复苏，麦苗开始从沉睡中苏醒，垂柳有了朦胧的绿意。从长沙南站启程，G306复兴号风驰电掣地将我带到位于京津保腹地的河北雄安新区。这里曾经一片荒芜，但自从5年前这里设立新区后，便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走进这片依然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土地，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：平凡与奇迹。

新区辽阔而宏大，四处塔吊林立、机器轰鸣，一座座建筑正拔地而起，一条条道路正通向未来。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，它是未来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缩影；已经建成的规划展示中心是一座具有汉唐风格的新中式建筑，它传承中华建筑文化基因，吸收世界优秀建筑设计理念和手法，坚持开放、包容、创新，面向未来。新区正向世人徐徐展开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卷。

这必将是民族的奇迹，时代的奇迹，历史的奇迹。奇迹背后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，更凝聚着数以十万计的平凡建设者的汗水、智慧和情感。

2021年4月中旬的一个深夜，加完班回到宿舍的燕占宽又像往常那样跟媳妇王桂杰打起视频。

“你发的工地塔吊照片，特别是晚上塔吊上还有不同的灯光，既漂亮又壮观，我寻思着去雄安干活。”王桂杰说。

“你怎么会想着到雄安来呢？”燕占宽觉得有些意外，“那不行，两口子在一起干活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你不老说雄安这好那好的吗，我也听人家说雄安可了不得。”王桂杰说，“工地上有没有夫妻一起干活的？”

“那倒有。”燕占宽说，“但雄安工地工期紧、任务重，怪辛苦的。”

“农村人还怕吃苦？”王桂杰反问道。

燕占宽最终拗不过媳妇，征得公司同意后，他便乘火车回老家把她接到雄安，雄安工地又多了一对“夫妻档”。

燕占宽今年58岁，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人。个头高大的他当过兵，退伍后一直当泥瓦工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省市都干过。他是2020年9月28日来到雄安的。王桂杰今年55岁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把孙子带到上小学后就有时间出来干活了。

在新区容西片区E标段安置房及配套项目施工现场见到他们两口子时，他们正在忙着房屋二次结构的施工。什么是二次结构？燕占宽放下手中的活儿，热情地给我介绍说，就是房屋主体建完后砌砖分房间。我又问王桂杰在工地上主要做些什么。她擦去脸上的汗水，微笑着说，搬砖和灰，清理垃圾，放线，什么都干。

他们不仅工期紧、任务重，要求更高。公司与工友之间比着干，班组与班组之间比着干，工友与工友之间比着干，争先恐后。公司的质检人员和设备配备特别齐，不允许有任何瑕疵。他们都知道，建设雄安是千年大计，是国家大事，要对历史负责。

虽然累，但他们心情舒畅。板房宿舍都装了空调，24小时有热水，还有专人打扫卫生。下班回到宿舍，楼上楼下，屋内屋外，干干净净。为了让他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，还建有篮球场、健身房、乒乓球室等。最称心的是吃饭，虽然买饭时排成了一条长龙，但没挤的也没有闹的，大家规规矩矩，安安静静。食堂饭菜荤素搭配得比较全面，丰富多样。一周做一次核酸，近期一周做两次。

燕占宽说，他已经58岁了，按国家规定，只能干两年了。雄安新区起来后一定挺漂亮，将来也会是一线城市，他觉得挺自豪，因为他在雄安干了几年，为雄安的建设流过汗。

在新区容西片区E标段安置房及配套项目施工现场，我还见到了忙碌的陶昌保和陶伟。他们是一对“父子兵”，来自安徽马鞍山市和县，从事精装修工作。48岁的陶昌保从17岁开始就在老家农村学做木工，后来他在北京做装修工作。2018年3月，有工友对他说，雄安需要木工，去不去。听说是去雄安，他有些激动，马上说，去。来到这里他才发现，在这里干活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忙，连到白洋淀一转的时间都没有。吊篮不够用，有电梯就坐电梯，没电梯就爬楼梯，一天到晚就是楼上楼下跑，最多的一天跑4万多步，平均每天要跑3万多步。

陶昌保的儿子陶伟有些腼腆，我和陶昌保聊着天，他只顾埋头干活。陶昌保告诉我，儿子跟着他学了6年木工。儿子今年才25岁，能吃苦，活也干得不错，陶昌保只担心儿子整天跟着大老爷们在工地上干，找女朋友困难。“但雄安的建设又确实需要陶伟这样的年轻人呀！”陶昌保的内心充满着矛盾。

本来还要听听师傅洪占师傅的故事，但他要急着打灰，要不然混凝土就凝固了，会造成浪费。我只好站在边上默默地看着他忙碌。他们都在忙碌，都在想着如何赶工期，尽快将安置房交付。他们的辛勤付出，正在为改善新区人民的居住条件、保障起步区和启动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

路桥连接现在，也连接未来，它是城市的血管，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生命活力。

新区容西市政一期工程四标段现场，一派繁忙景象，建设者开着的挖机、铲车、吊车正在春风中你追我赶。

在一段桥面上，桥涵九工班班长孙大红正指挥着工人和机械紧张有序地忙碌着。他今年46岁，老家湖北襄阳。最开始他是名跑运输的驾驶员，后来，他改行干建筑，做钢筋焊接。由于组织协调能力强，渐渐地，他当上了班长，带起了队伍。

“赶紧准备去雄安，抢工期，要迅速！”2021年7月12日，正带着队伍在江西工地忙碌的他突然接到公司领导的电话。他带的这个班组四十来个人，大部分来自湖北。他立即召集大家开动员会，家里有事抽不开身的，不愿意去北方的，可以不去。但四十来个人没有一个选择留下的。第二天，孙大红带着这支完整的队伍直奔雄安。

一到雄安，看到像树林一样的塔吊，看到川流不息的大货车，看到成群结队的建设者，孙大红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。很快，他们就被这里的建设热潮感染和融化，与其他建设者同频共振、齐心协力。刚到雄安那会儿，他们在容西片区给人行道铺砖，日夜兼程、风雨无阻地干。虽然这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，但却考验耐心。他们在路上不停地来回跑，脚底磨出水泡，但没有停工，没有叫苦。“不疼不累是假话，但不论是谁，只要来到雄安，一定会忘记疼痛和辛苦。”孙大红说。

同样在四标段抢工期的张济盛，是名

“80后”，来自重庆开州。他是附属七工班班长，全班有三十来个人，属于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的队伍。虽说是“附属工班”，但是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则必胜、永不言败的队伍，抢的都是急难险重的活儿。

张济盛他们是2020年底投入雄安怀抱的。他说，来到雄安的第一个感受就是“中国速度”，工友们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，日夜不停地与时间赛跑，新区也是一天一个样。有时几十家企业在一个工地施工，但施工程序混而不乱，规范有序。第二个感受便是这里建设的高标准，设施理念、建设标准和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。雄安的建设如火如荼，每天都是一个新面貌，如果不努力工作、不努力学习，就会被淘汰。

他说，要高标准完成雄安建设，作为班长，他必须进行精细化管理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要总结当天的工作，然后再分配第二天的工作，合理安排工人和机械。这些情况，他都会发到班组的微信群里。好的经验，他会发给工友们分享和学习；发现问题，他会及时指出，并附上照片，要求工友及时改正。他甚至还会就某个问题在群里发起讨论，群策群力，以便更科学合理地分配和施工。

附属七工班的“90后”小伙王勇，既负责现场管理，还兼开皮卡车。他告诉我，他们虽然只是雄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建设者，但一想到来的时候一片荒芜，走的时候已经万家灯火，心中就觉得值了。

三

“芳芳，你在正定新区的这七八年工作干得相当不错，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，请你认真思考后再作决定。”领导说。

“主任，我已经认真思考过了，也和我爱人商量好了，去雄安。”武芳芳微笑而又坚定地说了。

这是2019年8月的一天。武芳芳，也是个“80后”，河北石家庄人。性格开朗、积极阳光的她，学园林、管园林、做园林，一直在园林口工作。她知道，雄安将是一座生态宜居的绿色之城，她将镶嵌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环境中，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%。她说，作为园林人，她敏锐地意识到，雄安是她能够施展才华和实现梦想的舞台，所以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雄安。当然，她心里也有点小九九。老公在北京工作，如果她来到雄安，等北京到雄安的高速地铁通车后，从雄安到北京只需半个小时，他们可以实现家庭团圆。

她来到了雄安集团生态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。她觉得自己是幸运儿。一到雄安，她就接手悦容公园的建设项目。这是新区的第一座大型城市公园，要呈现中国园林经典，集南北园林精髓，这对于新区建设生态之城具有引领作用、里程碑意义。

很快，她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，从设计定图纸、招标开始，都全程参与。项目刚进场那会，拆迁还没有完成，她就跟着村干部和村民，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，帮着他们量地，进行登记，还帮着办理各种手续。村民深受感动，便说，你们先进场干吧。由

于她没日没夜地工作，老公开玩笑说，在正定的时候，每天还能聊上把个小时，每周都能见面，现在倒好，变成脉冲式了，三四天才打一个视频，三四个月才见一次面。

就在来雄安前夕，她怀孕了。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她也更加忙碌起来。肚子里的孩子跟着她每天奔跑在容城东南角和西北角之间，几乎每天都要从早上七八点忙到晚上十一二点。同事说，你是不是疯了，一个孕妇，自己开车上下班，白天忙现场，晚上弄招标文件。她只是微笑。她不敢发朋友圈，更不敢让父母和公公婆婆知道她在雄安有多忙，有多拼。

武芳芳是有心人。她是2020年5月6日开始休产假的，休假前完成了所有项目的招标。还不放心，她又挺着大肚子把工地全都跑了一遍。她是5月生产的，按规定可以休6个月产假。但孩子才两个月，她就萌生提前返岗的想法。她对老公和婆婆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说孩子有家人可以照顾，但现在正是悦容公园的最好施工期，也是最关键的阶段。最后老公同意她回雄安了。返岗的第一天，她没有到单位报到，而是径直跑到工地转了一圈。2021年6月，悦容公园建成，7月进入试运营。工作没有尽头，她很快又投入到其他公园的建设之中。

“有时我想，我们来雄安是为什么？干什么？面对困难该怎么办？在这里工作两年多，我逐渐对雄安集团文化有了切身领悟，对来雄安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来雄安不仅值得，更让我蜕变。人一旦有了精神上的支撑和动力，就会变得无坚不摧。”武芳芳说。

在悦容公园，我遇见了古建工程师张铎。他1986年出生，河南驻马店人。从小就受做木工的父亲影响迷上了古建，大学学古建，毕业后一直从事古建工作。他在悦容公园负责古建的维护与保养，准备最近正式移交验收。

说起悦容公园古建建设，张铎感慨万千。他说，古建不光是建筑，而是建筑与艺术的结合。它是有温度和故事的，每一个构件都有寓意。要建好它，要有非常专业的古建知识和经验，精细雕刻的工匠精神，统筹安排的能力。榫卯、屋面的瓦等，需要在外面加工定制，周期比较长，有时需要四五十天。但工期紧张，如果不提前精准计划好，统筹安排好，就很难适应雄安速度和雄安质量。

当然，古建也少不了汗水的浇灌。攻坚阶段，大家接连工作，木工安装完榫卯后，油漆工马上上场，一个工种一个工种地接着来；为节省时间，大家午饭和晚饭都在工地吃，吃完后马上工作。建悦容谷时，正碰上雨，大家穿着雨衣干。为了保证安全，也为节省时间，用吊车直接把饭吊上去。

哦，温暖春光下，晶莹的汗珠后，是悦容公园的美轮美奂，如诗如画。

雄安，一座未来之城。

它的规划面积1770平方公里，总体空间布局为一主、五辅、多节点，其中起步区规划面积198平方公里，启动区规划面积38平方公里，另有容城、雄县、安新、霸州、涿州5个外围组团和22个特色小镇、100多个美丽乡村，与起步区分工协作共同发展。到2035年，雄安新区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、开放创新、信息智能、宜居宜业、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现代化城市。

而现在，我在雄安看到的却是成群结队的平凡建设者，特别是上下班时，更是人流如织。他们都戴着安全帽，戴着口罩，有序出入，虽然看不清他们的面容，但从他们匆忙的脚步声中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炽热情怀，感受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勇往直前的豪迈。

寺”那3个字，它和孤山的气息是那么地贴切。有虚心。有定力。那是一个书法家在山上眺望几千万年时光之后的虚心和定力。

潘浩泉先生说，孤山像卧牛。孤山是靖江峥嵘岁月中的定心骨。

到了三月初三，兄弟姐妹们相约去孤山寺进香。慰藉是一年一度，也是一岁一叹。所有的缘分，都插在山顶上的香炉中，高于三月，高于春天，高于苏中平原。

长江，是靖江最美的绶带。

那年春天，在聂云坊下，十几个孤山小学的孩子吹泥哨。他们是给刚刚试制的泥哨子也给这几百万岁的孤山试音。仅仅一瞬，十几只泥做的嘴巴就发出了声音。那声音相互追逐着，打闹着，奔向远方，又从远方折了回来，冷不防地，撞倒了我。我的眼睛有些模糊，继续倾听，倾听卧牛脖子上的铃铛声。

几千万岁的长江，仿佛刚刚诞生。

因为疫情隔了一年多又开始回城上班的时候，有兴奋，也有焦虑。算起来，自己在纽约工作已有20余年。这20多年里，除去节假日，几乎每天都要出入曼哈顿这座泱泱大城。对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，更多在每天走过的路、遇见的人和看到的风景。

喜欢的风景之一，当是位于40街和41街之间的那座纽约公立图书馆。这个地标性建筑，背靠树花葳蕤的布莱恩公园，面对车水马龙的第五大道，内部阔大辉煌，外部坚实巍峨，无端给我一种“镇城之馆”的感觉。

每回有朋友来纽约玩，我也总要带他们去看看这个图书馆。看了图书馆的外部，还会带他们进去看看图书馆的内部。常见高穹厅长厅之内灯火明亮温暖，阅读的人群肃穆安静，一排排一架架的书籍更让人望而生敬，体会到一种“书馆深深深几许”的庄严。外表固然好看，灵魂也很有趣，用来形容这么一座图书馆，真是再恰当不过。

自己其实很少在这个图书馆借书看书，但是处于纽约市中心的它总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受：在实体书店节节败退的网络时代，图书馆的巍然不动就更有其抚慰和安顿人心的价值。当然，要说抚慰和安顿人心，图书馆面前卧着的两只石狮子，更是这种力量的绝佳象征和代表，常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细看并拍照留念。

这两只仿佛“镇馆之宝”的石狮子被喻为“纽约最受欢迎的公共雕塑”，也大有来历。它们于1911年落户于图书馆前，是用田纳西州的粉红大理石雕刻而成。经历了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之后，纽约市政府在2019年还特地给这两只石狮子做了专业的清洗净身和修复工作。

这两只石狮子也曾有过许多昵称和外号，在大萧条时期，当时的市长拉迪亚斯将他们命名为“耐心”和“坚韧”，用以鼓舞纽约市民振作起来渡过难关。这也是它们如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。近两年在疫情期间，图书馆大门南侧的“耐心”和北侧的“坚韧”，想必也曾鼓舞了很多情绪低落的普通人吧？

疫情期间，有人给这两只石狮子戴上了口罩，一如从前下雪的日子，有人给它们围上了围巾；圣诞节时，有人给它们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或者围上圣诞树环；大都会或者洋基棒球队赢球的日子，有人给它们戴上球队的帽子。

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：这两只石狮子其实都是雄狮。离此不远的麦迪逊大街上还有一座也颇有名气的摩根图书馆，门口也有两只石狮子，但都是母狮。

另有一个不广为人知的事实是，这两只石狮子向东凝望着的、位于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的41街，还有一个十分贴切的别名，就叫“图书馆路”。图书馆路的两侧人行道上，安置了64个铜匾，或圆或方，每一只匾上都雕刻着某一位世界知名艺术家、哲学家、作家或者诗人的名言警句，尤以诗人的佳句为多。

虽然早知此典，但直到去年夏天回城上班后的一个黄昏，我才得空细细浏览这些铜匾上的诗文。也许是因为疫情期间，城里行人比往常要少的缘故，我可以从容地在41街上走，从麦迪逊大道走到第五大道那一端，甚至在中途有从41街的北面转到南面去，只是为了看全这些启人心智的大师言语。

看到法国作家加缪写作《鼠疫》时的感慨：“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知道，在人类的身上值得赞美的（品质）远多于应当鄙视的”，令人心有戚戚焉。诸多大诗人的名句都在这一条路上的铜匾里找到栖息之所，比如叶芝的《当你老了》等等。

一路慢慢地走过去，一路细细地看过去，一路也拍了不少铜匾诗文的照片。

后来回家上网，知道有人拍下了所有匾牌的照片，并且在网上留言说，可以寄送给那些喜欢和需要的人。也有些在附近大楼里上班的人说他们养成了中午在这条街上走一走、读一读名言的习惯，认为这是十分“治愈”的一条图书馆路。倒不由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图书馆大门上雕刻着的名言：“灵魂之药”。

对于为什么这座纽约公立图书馆前立着两只石狮子，有人解释说：图书馆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不断成长的地方；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读者每读一本书，就像狮子一样会更具智慧和力量。我倒想起中文的构字：狮应是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的动物界老师；诗则是我们在安静寺庙中的言语。

在第五大道和41街的交汇处，这个辉煌图书馆的阶前雄狮象征着力量和勇气，马路对面铜匾上的诗句则带来沉静和美丽，都是引人沉思的意象。他们守护着的，大约不仅仅是这么一座图书馆，更是这一座城池，和这城池里来来往往着的、八百多万芸芸众生的心灵和思绪。

狮和诗

应帆（美国）



长江岸边有孤山

庞余亮

有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帆影。在帆影的更远方，是长江的决心和理想：大海之蓝，那永恒的蔚蓝。

我抚摸过四眼井壁上的绳痕，这四面银子打成的镜子，照着我来到井边汲水的母亲。它，就是白马驮沙时踩下的四只深深的蹄印。孤山无语，四眼井无语。

长江在六华里之外，我在一桶刚提上来的清冽的井水中看到了那曾经见过千古的月亮，它在那凉爽和甘冽中久久不能安静下来，像我那浸没在博大江水中的心。

长江水淘洗过的土与水，这些土和水在一起，靖江人把它们捏成了悠扬的泥

哨。靖江泥哨又可以叫做孤山的喉咙。它的喉咙里，全是几千万岁长江的激越。

这座从长江里长出来的小城是白鸪鸟的天堂。从人民路到濠江路，从渔婆路到通江路，还有阳光大道，一路下去，你可以听到灰椋鸟的鸣叫。还有更多的鸟，更多的歌唱在飞向靖江。

人民公园的竹林和牡丹。马洲公园的樱花和月季树。西郊公园的香樟和梅花。东湖园的芦荻和荷花。牧城公园的紫薇和香樟……古长江的水，在它们的枝条中，层层向上！

我攀登过多次孤山，最喜爱“孤山

